

国内首部揭秘双城婚姻现状及背后酸甜苦辣的情感私密小说

各活各的

我巴不得这样生活
我们各活各的吧
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江湖
婚姻不过一纸契约

当爱情还在时，请给对方自由
当爱情不在时，请给爱情自由

婚姻或许是一具镣铐
愚蠢的人
时时想打碎它
更愚蠢的人
打碎它，仅仅为了换一副新镣铐
而聪明的人
会舞出最美的舞蹈

Ge Huo
Ge De
李金芳◎著

各活各的

当爱情还在时，请给对方自由
当爱情不在时，请给爱情自由

Ge Huo
Ge De
李金芳◎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各活各的 / 李金芳著. —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4.5
ISBN 978-7-5108-2986-4

I. ①各…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3400 号

各活各的

作 者 李金芳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2986-4
定 价 35.00 元



目 录

各活各的

GE HUO GE DE

第一章	婚姻不是女人的城堡，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卫士	001
第二章	时间腐蚀了爱情，出轨的愿望便开始蠢蠢欲动	021
第三章	暧昧是蛰伏在角落里的一条毒蛇	046
第四章	激情的火焰熄灭，爱情便黯淡无光	074
第五章	女人耽于幻想，男人谋划行动	100
第六章	男人的誓言，女人不可轻信	129
第七章	孤独的男人，多半成了其他女人的猎物	158
第八章	女人出轨多半为情，男人出轨多半为性	191
第九章	情迷意乱，却始终打不开那把心锁	212
第十章	一夜流泪到天明，才知道真正在乎他	242
第十一章	爱可以从头再来吗	265

第一章 婚姻不是女人的城堡，男人也不是女人的卫士

这天一大早，丁小枫就被姐夫钱正奎的电话催醒了，要她过去一趟，虽然电话里没说什么，语气也是慢声细气的，但小枫猜想一准没什么好事，保不齐是姐姐丁小柏又闹“幺蛾子”了。

在一个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又进来一个电话，是大姑姐储丽霞，她还是叨唠老爷子和钟点工的事，要她拿个主意，赶紧把老爷子的念头掐了。

小枫没好气地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工作该做的早就做了，可老爷子就是不回头，我们也没办法不是？”

储丽霞一听急了：“啊，你们这么着就算是同意了？”

小枫还想说句什么，见绿灯亮了，此时正是上班早高峰，马路上车流如织。丁小枫往路边拧方向，刚拧了两把，忽觉身子一震，又听一声闷响，只见一辆白色轿车擦着车身过去了。等小枫惊魂未定地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时，一个女人已经“啪啪”地在拍她的前挡风玻璃了……

小枫稳稳心神，打开车门下车，同时在记忆里调动起所有的交通规则，准备同这个穿黑色套装的女人来一番殊死大辩论。可是那女人一张嘴就把丁小枫击败了：“会不会开车呀？不打转向灯硬拐呀？”

啊？没打转向灯？竟犯了如此低级的错误！小枫觉得连自己都无法饶恕自己了，只有陪着笑脸连说对不起。那女人说：“你说咋办吧？我这可

是新车，后视镜让你擦掉一块皮。报警还是私了？”

小枫知道自己有错在先，她尽量使自己的语气自然：“你说吧，我先听听你的意见。”

那女人把胳膊往胸前一抱，说道：“这事吧，全是你的错。这样吧，一千，我们自己把车开4S店里修。”

什么？巴掌大一块漆赔一千块？

那女人大概也觉得自己要得有些离谱，沉吟一下又说：“那什么，八百吧。一分都不能少了，要不咱们就等警察来。”

小枫心里给出的底线是五百块，正欲张嘴讨价还价，却见被撞的那辆车上又下来个中年男人，戴墨镜，瘦高个，一身体闲打扮，那男人越走越近，丁小枫禁不住心慌气短。啊，竟然是他！

自从到海州，小枫就想过是否会遇到赵西迪。只是这想法像火星似的在脑海里闪了几次后就熄灭了。海州太大了，怎么会遇到他？当然，也不是没有办法，给他打个电话约一下，或是直接跑到海州艺术馆去找他都行，但是，那样做的话，她就不是丁小枫了。

赵西迪是个在海州有些名头的画家。前年夏天，小枫所在的江城技校为了提高知名度，搞了个全县学生书画展，从市里请了几位名家来指导，其中就有赵西迪。活动结束后那天，小枫同一位主任带队去黄河岛游玩。一到海边，大书画家们个个还原了儿童天性，大呼小叫地光脚丫下水捡贝壳去了，唯有赵西迪不吵不闹，安安静静地坐在一块石头上发呆。

那天赵西迪穿一件蓝白相间的T恤，远远看去，像个忧郁的诗人。小枫赤脚走过去，笑着要赵大画家也发一回少年狂，可赵西迪却微笑着摇头。小枫知道赵画家有心事，这几天，她从那几位画家口中隐约听到了他老婆劈腿的事，小枫断定赵西迪此时正为这事郁闷，心底里不禁生出些同情和不平来，便顺手把手里捡的一个圆润贝壳递过去，然后就倚到石头上陪着赵西迪发了一会儿呆。

在回程的车上，小枫接到了一个手机短信：谢谢你，这是我的手机号码，常联系。

但从那以后，他们并没联系过。没想到在两年之后的今天，却这么尴

尬地相遇了。

“赵老师，你看……这事儿闹的。”小枫有些语无伦次。

赵西迪微笑道：“我还想呢，远远看去这位女士好面熟，果然是你。你什么时候到海州的？”

小枫告诉赵西迪，来了已经快一个月了。

“哦，是这样啊，那工作呢？”

“辞了。”

“辞了？”赵西迪略显吃惊，这年头，辞职的事时有发生，可像丁小枫这个年龄段的女人能下了决心辞去公职的还真没见过，不会是单单为陪个孩子读书就辞职吧？虽说纳闷，但这个时候，这些具体的问题又是不便问的，便话锋一转说道，“我给过你电话的，没丢吧？”

“有的有的。”小枫忙说。赵西迪的言外之意她懂，他是在问她为何不给他打电话。小枫知道旁边还有一个女人虎视眈眈，也搞不明白那是他的太太还是朋友，便把转了话题道：“赵老师，你的新车让我刮了……”

“怪我怪我，车速太快。”赵西迪说，“你的车也伤了吧？”

“没事没事。”小枫忙说，“怪我，没打转向。”说着，就打开钱包拿钱。

赵西迪制止住丁小枫，“也没啥损失，走个保险算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赵老师，是我的错。”小枫坚持着，在说话时，旁边的那个女人一直黑着脸。

争来争去的结果还是依了赵西迪，但小枫表态要找时间请他们吃饭。通过赵西迪的介绍，小枫知道了这个套装女人名叫祺佳，在市工会上班，是赵西迪的女友。

目送赵西迪的车远去后，小枫才重新上车，刚系好保险带，扔在副驾上的手机又唱开了。小枫想，储丽霞肯定急坏了，抓起来一看却是丈夫储红兵。储红兵上来就问：“小枫，你干什么呢？怎么不接姐姐电话？”

小枫没好气地反问道：“我为什么要接她电话？”

“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呢？”储红兵声音高了起来。

其实，勾起小枫火来的，不止是大姑姐的事，也不止是适才撞车的事，还有跟储红兵的事。

储红兵原先在老家江城油棉厂开小车，后来油棉厂破产改制，他就揣着买断工龄的二十万，奔着在京的旧日同学去，三混两混的，还真有了眉目，竟然在西四环边上一个叫“鹏展”的大厦里租下了一个单元楼做起了“二房东”。生意不算太大，但七七八八的租户却有百十家。上周六，储红兵回了海州一趟，当晚两人照例要做“功课”，储红兵先去洗澡，小枫铺床，就在这时，储红兵搁床头的手机响了，小枫拿起来一看，打过来的是个北京手机号，她怕有什么重要事情耽误了，就摁开接听键，还没开口，一个嗲嗲的声音已是响了起来：“储哥什么事这么忙呀，也不接妹妹电话？”

是个女的！声音很脆，而且还很年轻。

小枫没经过这阵势，只觉得头一阵发晕，过了半晌，喘气方才匀了。她想起了好朋友姚茉莉常叮嘱她的话，“小枫呀，红兵一人在北京，可要看牢哟。”那时，她还没心没肺地说，“不怕，我俩两小无猜呀，那感情没得说。”

小枫和红兵自小在一个街面上住着，还是上下级同学，丁家爸爸和储家爸爸曾在一个工作组待过，两家一直礼尚往来，逢年过节，储家就派储红兵过来送礼，他那时爱骑辆大金鹿自行车，脚掌擦着地，一晃一晃的。

窗户纸被捅开是在小枫师专毕业那年，那时储红兵已是油棉厂的小车司机了，储家来提亲，小枫妈高兴得不得了，好像早就等着这一天似的。小枫刚刚经历了一场校园爱情，又正为分配的事烦着，心想谈场恋爱换个心境也不错，何况储红兵这人也不让人讨厌，就点了头。小枫分配的事，储家下了力气，后来小枫如愿留在了县城，进江城技校当了一名老师。第二年的春天，两人就理所当然地结婚了。

小枫一直相信，储红兵是从少年时代就对她情有独钟的，他若爱上另一个女人，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这晚，一个北京女人，就这样哥哥妹妹地来电话找储红兵了。等储红兵从洗澡间里出来，抓过手机就回拨了过去……

当然还是那个女声，小枫听得清清楚楚。此时的她正摆出一副贤惠至极的样子，跪在床上拿条干毛巾给坐在床边的红兵擦头发。只听那女人说：“储哥呀，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不说话？是不是嫂子在一边呀？你

怕她不高兴吧？”

红兵似是激灵了一下：“你谁啊？”说着不觉要从床边站起来，却被小枫一把摁住。

“储哥，连我都听不出来了？”那女人继续卖关子。

红兵撩起浴衣的下摆扇了几下，语气有些恼火：“你再说，我可挂了啊！”

“别介呀，储哥，我烂漫呀，小白，白烂漫。储哥，你可真是的，连我声音都听不出来了，810的。”女人嘻嘻笑道。

“噢，小白呀。”红兵似乎放下心来，他费力地扭过脖子，逃过一劫似的想捕捉一下小枫的眼睛，但小枫偏不给他机会，又把他的脖子扭正，再次拿毛巾在他头上揉搓起来。

绕来绕去的，原来白烂漫要储红兵带几斤渤海湾新鲜的皮皮虾回去。储红兵吁一口气，转身乐呵呵地拍拍小枫说，快去洗吧。小枫心里五味杂陈，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貌似顺从地下床去了洗澡间。

小枫甚至在把身子平铺在床上，任由储红兵驰骋的时候，心里一直有个梗，她一直在忍着，不想拂红兵的兴，但最终还是没能忍住，竟在那个节骨眼儿上脱口而出：“那女的怎么有你电话？”

储红兵哪顾上回答呀，他只管闷头继续，小枫气不过，拧了他一把，还是那句话：“她怎么有你电话？”

小枫只想要个解释，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始料未及，她听到储红兵喉咙里“呜”了一声，便翻身落马了。

.....

这会儿，听储红兵在电话里急了，小枫却偷偷地抿嘴笑了，她猜想，此时的储红兵大概正握着手机站在北京的街头，望着路上的滚滚车流发呆吧？她有点恶作剧地想，储红兵呀储红兵，我这一大早都吃好几个苍蝇了，你就权当替我分担一个吧。

小枫心情忐忑地赶到姐姐家，一进门，见姐夫钱正奎倚在门框上，全身精湿，裤腿角上还在往下滴着水，一只脸盆倒扣在地板上，丁小柏则像

个正宫娘娘似的坐在沙发上横眉冷对。

丁小柏果真又在闹“幺蛾子”了。自打搬来海州，小枫就见识过姐姐闹过好几次“幺蛾子”，有一次突然玩起了失踪，害得她和钱正奎找了一整天，亲戚朋友家中，马路商店公园，能想到的地方全找了，就差贴寻人启事了，到头来却发现人家在地下室小床上睡得正香呢。还有一次，储红兵回来，丁小柏喊他们过去吃饭，小枫满心欢喜，可吃着吃着，记不清钱正奎说了句什么话，丁小柏一下子变了脸，站起来就要掀桌子，幸亏桌子是实木的，没掀动，结果，把两只盘子砸在地上。这次是给老公一盆凉水浇下来，下手也够狠的。

小枫不敢说什么，想尽快息事宁人，就跑到洗手间拿墩布来擦地，边擦边想，这做官的男人也不易呀，在外面前呼后拥颐指气使的，可到了家还得乖乖听老婆话。姐夫别看官至正处，可在姐姐面前也是唯唯诺诺的，何况现在姐姐开“更”了，姐夫日子可就更难熬了。

小枫擦着地，丁小柏坐沙发上却摆开架式说开了：“钱正奎，你能啊，把我妹妹叫来，你什么意思啊？有本事你上联合国呀，你上安理会呀！”

钱正奎仍倚在门框上，哭丧着脸说：“小枫，是这样的，我给正达公司做顾问，江城有个项目马上要启动了，今早我出发……”

“哼，你又不是头一回出发，看你那个劲，还穷倒飧，呸，不要脸！”

“小枫，我没不要脸……”钱正奎继续申诉。

在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针锋相对中，小枫终于听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今天一早，钱正奎打理好了行头准备出发，丁小柏也知道钱正奎是为了给家里创收，可是看他油头粉面那样，她就来气，你说一大老爷们，哪有这么多穷乐。丁小柏今天有些不好受，头疼。她的头也不是真疼，她只是盼着他能过来给她按一按，可钱正奎愣是不解风情，还边打领带边说，头疼？那你先找点药吃。

丁小柏还想说句什么出出气，无奈一股尿意上来，整个小腹开始下坠胀满，又要跑厕所了……丁小柏蹲在马桶上，正为怎么出口恶气而伤神，昨晚剩的半池洗澡水一下子触动了她的灵感……

小枫先把钱正奎推进卧室换衣服，又返回身把丁小柏拉到阳台上，压着嗓子说：“你太过分了！你把他浇出个好歹来咋办？”

丁小柏怒气冲天地说：“你瞧瞧他那德性，跟个汉奸似的。”

小枫也觉得姐夫的头发弄得是有点儿不像好人，可是她嘴上不能说：“他不好歹是个顾问吗？老有应酬，就得注意些形象。”

“破顾问，谁稀罕呢！”丁小柏说着，便把手中还冒着热气的半杯水倒进了阳台上的一株玉树盆里，把小枫看了个目瞪口呆。

姐俩正在阳台上说话，就见钱正奎从里屋晃悠了出来，又换了一件银灰色夹克，下着一条奶白色休闲裤，头发重新又弄得油光光水滑滑的。趁丁小柏还没反应过来的空，小枫过去把钱正奎往里扯了一把：“你咋不长记性！”

钱正奎醒悟过来，在头上胡乱撸了两把说：“这咋出去？”

丁小枫拿了把梳子塞进他口袋里：“死心眼。”

钱正奎苦笑一下重新出来，在客厅里站定，有些讨好地冲着阳台喊：“小柏，我走了啊。”

丁小柏回过身来，打量犯人似的把钱正奎打量了半天，说了声：“滚！赶紧！”

晚上七点多，储红兵打来了电话，他接受了早上的前车之鉴，话说得小心翼翼的：“小枫，你还没给姐姐打电话吧，还是打一个吧。”

小枫从姐姐家刚刚回来，觉得浑身像散了架般，便有气无力地说：“还不就那些事，你放心，咱们谁也拧不过老头儿。再说，人家谭兰萍也没什么不好，可你姐为啥死活就看不中人家呢？”

“我姐这人就是好钻死牛角，你再开导开导她，给她摆摆道理，啊？”储红兵话语里分明有了乞求的意思。

小枫想起自己早上平白无故让储红兵吃了苍蝇，不觉一阵心软，就柔声道：“好，我这就打。”

储丽霞果然在生气，她先是生老爷子的气，又生丁小枫的气，后来又生储红兵的气，她生起气来觉得到处乌烟瘴气的，就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谭建国加班刚刚到家，正坐沙发上看一档相亲节目，二十四位艳丽如花的女嘉宾一出场，谭建国的眼睛就直了。储丽霞生气，上去一把把遥控器夺过来，“啪”的关机了。

小枫电话进来的时候，储丽霞正坐沙发上喘粗气，她赌气不接，早上你不是不接我电话吗？我也不接你的，急死你！可丁小枫不着急，手机响了会儿就断了，储丽霞等着它再次响起来，手机却仿佛是跟她置上了气，一动不动地躺沙发上。最终，储丽霞还是沉不住气了，一边骂一边回拨回去……

当然，还是那件磨叨了个数月的事，小枫劝她说，你看人家谭兰萍伺候的老爷子多好，他们俩走到一起也没啥不好的。但储丽霞偏不，说道：“荒唐！真是荒唐！老爷子老了，老糊涂了，你也跟着糊涂呀？”

小枫道：“姐，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你牵的线。”

储丽霞被噎得一愣，丁小枫说得没错，说来，谭兰萍与老爷子的事确实是她一手促成的。

谭兰萍是谭建国的一个远房姐姐，与丈夫离婚后，一直帮儿子带孩子，今年年初，她来找谭建国，说孙子上小学了，她跟儿媳妇也闹不到一块去，麻烦建国在城里找个活干。谭建国为难，兰萍姐，你说现如今这年轻体壮的都没活干，你说你这岁数了……

谭兰萍低头没了话说，只管在那儿唉声叹气。坐一边的储丽霞见状却动了心思，这段时间她一直忙活着想给父亲找个麻利的钟点工，可挑来挑去却没有合心的，这会儿见这个利利落落的兰萍姐，不觉暗喜，这不一现成钟点工吗？

但老爷子还是跟从前一样，不服老，不愿雇人，说一个人清静惯了，不愿意家里再添一口人。老头自从三年前老伴去世后，一直单过，儿女们也不是没想过给他找老伴儿的事，可老头说，太老的不行，太年轻的也不行，没文化说不上话来的又不行，挑挑拣拣的就一直拖到现在。储丽霞做工作，说给你请的是钟点工，只管给你做做饭，又不是保姆，人家做完工是要走的。好说歹说，老头总算答应。一段时间后，储丽霞过来视察工作，老爹非常满意，说这小谭不光饭菜做的有水平，手脚还利落，储丽霞

听后不觉满心欢喜，又见老爹面色红润，心想这个人还真是找对了。

不承想，上个月的某天晚上，储丽霞儿子小奇同女朋友约会回来，一进门就神秘兮兮地说他在广场看到姥爷了，姥爷正跟做饭的大姑坐在一个椅子上说话哩。上床后，储丽霞翻来覆去睡不着，就把小奇所见告诉了谭建国，要他这个县委机要科的特工人员帮着分析分析，老头跟谭兰萍大晚上的跑广场去做什么？谭建国晚上在外喝了酒，正兴奋着，说：“要我看呀，他们俩八成是有一腿了吧？”

第二天早上储丽霞一起床就给老爸打电话，问他昨晚上干啥了？老爷子说老样子，看看电视泡泡脚。还说，昨天的晚餐整得有点丰盛，吃过饭就有点晚，人家小谭不一女同志吗，怕不安全，就送了送她。谭兰萍在城乡结合部租了间小平房，每天骑自行车来储家上下班。

“什么什么，你送她？”储丽霞一听就火了，“这到底是谁伺候谁呀？大晚上的，你回家再磕了碰了怎么办？”

老储呵呵笑了两声：“相互帮助，相互帮助。”

中午储丽霞赶过去实地侦察，老储开门一见是闺女，脸上就有些尴尬。储丽霞往里一望，呵，一桌子菜，正当中还摆个大蛋糕，那谭兰萍头上戴着个生日纸帽正笑逐颜开呢。眼前这一幕差点没把储丽霞气死，她把脸一拉，头也不回地走了。

储丽霞晚上打个出租，跑到了谭兰萍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家，三说两说就把谭兰萍辞了……

储丽霞未雨绸缪，把老爹和谭兰萍的感情扼杀在了萌芽状态。本来，事情到此就该结束了，但几天后，当储丽霞领着新找的钟点工到父亲家的时候，却见那谭兰萍正在给老爷子煮水饺，老爷子坐一边剥大蒜，厨房里热气腾腾的，两人说说笑笑。

储丽霞气得牙根痒痒，谭兰萍，还真能啊，都单线联系上了，想着这些她便带了气，问道：“你怎么在这儿？”

谭兰萍一时语塞。老爷子却在一边护上了：“是我叫小谭过来的，我就想吃她包的胡萝卜素馅水饺。你也不必为我再费心找做饭工了，实话说吧，我就吃惯小谭做的饭了。”

刚找来的钟点工听罢，白了一眼储丽霞，气哼哼走了。

储丽霞两头没落好，气咻咻摔门而出，半路上就把电话给弟弟和弟媳打了过去——海州的丁小枫和北京的储红兵听后也连呼老爹荒唐，纷纷表示一切听姐姐的，姐姐指到哪儿打到哪儿。弟弟和弟媳能这样说，储丽霞顿觉释然，觉得自己的打压队伍又壮大了，但不久，储丽霞就发觉情况不妙起来，弟弟和弟媳竟齐齐转了风向——他们被老爹成功策反了。

被弟媳丁小枫一揭疮疤，储丽霞有些挂不住，一口气直涌上来，在嗓子眼里堵了半天方才硬生生咽下去，便开始反唇相讥：“怪我引狼入室？都是我的错呀，你们两口子倒好，都不在江城，都会图清心，我一人跑东跑西的，还搭上辛苦不落好，我咋就这么贱呢？”

听储丽霞又要上气，小枫也急，但想想还是赔笑道：“姐，你为老爸跑前跑后的，我们心里都有数，都感激你，我们初听这个事儿也觉得荒唐，我和红兵劝过多次，可老爸认准了，再说那谭兰萍确实跟咱爸也挺配的，我看咱们还是依了他吧。”

“依了他？别的事行，这个事就不中！小枫呀你想想，他真跟那谭兰萍结合了，丢人的是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会被人戳脊梁骨的。”

丁小枫觉得储丽霞说得有点太危言耸听了，“他喜欢不就得了。”

“他喜欢？我还不喜欢呢。谭兰萍只比我大四岁，我一直姐长姐短地叫着，噢，这一下子……你说这叫个什么事儿？这还在其次，好说不好听的是她是谭建国的姐姐呀，你说，她如果真跟老爷子成了，那……丢死人了，你们不当回事我还臊得慌呢！”

“这有什么呀，又不是亲姐！”

储丽霞继续：“说好听的是大逆不道，说不好听的就是那俩字：乱伦！”

什么乱七八糟的！

扔掉手机后，小枫在沙发上闷坐了一会儿，觉着无聊，想想还是睡觉吧。想到这里，她先是拍了一层润肤水，后又抹乳液，又涂一层晚霜，本想省道工序的，又一看自己的眼角都有皱纹了，又顾影自怜地补上了层眼霜。

这样一收拾，小枫就看着镜中的自己一点一点水润起来，一点一点生

动起来，心里也一点一点舒朗起来。不知怎的，又想起了赵西迪，哦，那个戴墨镜，瘦高个，一身休闲打扮，微笑着向她走来的赵西迪，怎么会是他？怎么会那么巧？

小枫想起了一部法国电影《蝴蝶振翅》，在那部片子里，一颗石子，一件黄色雨衣，就能改变人的命运，哦，真是处处充满了玄机，想到这里，一个念头突然涌上了小枫的心头，也许，她和赵西迪之间也有这样一只蝴蝶？如果有的话，那只蝴蝶就应该是储丽霞的电话了，不，应该是早上姐夫的电话。是的，如果不是姐夫来电话，她怎么会心急火燎地往姐姐家赶，就不会与赵西迪相撞。

想来想去，小枫又想到了两年之前的海边，想到了那块大石头。夕阳西下，她光脚站在海水里，远远地看着倚石而立的赵西迪，他的忧郁气质吸引了她，她不觉向他走去，并把手中的一个圆润贝壳递给了他，然后便倚到石头上，陪他发呆……

想来想去，绕来绕去的，丁小枫便睡着了……蝴蝶呀，一只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呀，就那么绕着她飞呀飞的……

这些天，小枫一直在琢磨请赵西迪和祺佳吃饭的事，可是，她又实在是鼓不起勇气单独请他们，她为不知道在饭桌上讲些什么话而犯愁。赵西迪虽认识，但也不能说是熟识，另外还有一个祺佳，那天那副模样，想想就犯怵。她甚至有些后悔自己为什么非要豪气冲天地请吃什么劳什子饭，倒不如把修车钱直接给他算了，可是又想，给他他就要吗？那天，到最后已不是钱的事了，也不是车的事了，而成了饭的事了：

小枫说要请吃饭，赵西迪说该由他来请；小枫说那哪行，这饭她得请，赵西迪说这是在海州，他是主，她是客，理应由他请；小枫急了，说你是主人也不成。到最后，赵西迪就笑了，手一挥说那成，你请就你请，说定了，我可等电话了。

但眼见着十几天要过去了，这个饭还是没请。最后，小枫决定，让她在海州的好朋友姚茉莉给拿拿主意，这个饭到底该怎么个请法。

说起小枫与姚茉莉的关系，应该追溯到她们的少年时代，那时小枫与

姚茉莉姐姐是同学，天天粘在一起，姚茉莉呢，虽比她们小三两岁，但早熟，不愿意跟同龄的女孩玩，偏偏喜欢跟在她们屁股后头瞎转。姚茉莉姐姐烦她，说她“跟屁虫”，对她又叱又吼的，反而是丁小枫，常常不顾同伴们的反对，领着这个邻家小妹一块玩。后来的姚茉莉有一次酒后动情，红着眼圈对小枫说，小枫，你不知道，我的童年有多么孤独，如果没有你，简直无法想象……

这会儿，当姚茉莉弄清丁小枫的意思后，就说：“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不就请一客吗？我一朋友在西山县做副县长，那儿有一樱桃沟，他邀我好多次了，说再不过去，樱桃就都没了。不如这样，你给你那画家朋友打个电话，明天周六，我们去西山采摘怎么样？”

“这，合适吗？”小枫小声道。她不敢确定赵西迪同不同意，她怕人家说请个客还要跑来跑去的。再说，本来是她想请客的，这一往西山跑，这不明摆着是去烦扰姚茉莉的朋友吗？

电话终于打了出去，赵西迪的声音听起来低沉安静：“小丁，是你？”

“是，是我。”小枫心里莫名地“咚咚”响了几下，随后便问他明天是否有时间？

赵西迪说有时间，并笑问小丁是不是要请客了？

小枫脸无端地红了，她不自觉地吐吐舌头，随后便把要邀他和祺佳去西山采摘的想法说了出来，说完心里惴惴的，赵西迪会不会不答应？但赵西迪答应得很干脆，“好啊，早就听说西山有个樱桃沟，还一直没机会去呢。”

夜里下了一场淅淅沥沥的小雨，早晨的空气湿润而干净，坐在车里的小枫望着马路两边的紫荆树滑过，心想，待会儿见到赵西迪该说些什么话呢？

赵西迪所住小区的名字叫“风荷苑”，挺诗情画意的名字。小枫老远就望见了，只见他穿一灰白风衣，两手插在衣兜里，肩上斜斜地挎一背包，正站小区门口的一棵早樱下往马路上望……姚茉莉也看到了赵西迪，伸手捅捅小枫，“哦，我说，快看，兔子。”

小枫没反应过来：“啊，什么？”

“兔子呀，在你心里蹦蹦跳的兔子。”

丁小枫想说句什么反击她，却已是来不及了，车子已然停在赵西迪脚下，姚茉莉摁下车窗热情打招呼，赵西迪不认识姚茉莉，愣住了，小枫赶紧摁下车窗。赵西迪明白过来，拉开车后门便上了车。

小枫暗暗叫苦，自己今天可真是蠢到家了，姚茉莉来接自己的时候，为什么连想都没想就直接坐到了后座上？怎么就没想到过会儿接上赵西迪该如何分配座位呢？她边骂着自己笨，边往另一侧挪挪身子，嘴里问道，“赵老师，去哪儿接祺佳呀？”

“不巧，她单位今天正好有事。”赵西迪把背包从肩上卸下来放到腿上，微笑道，“她让我谢谢你呢。”

“这怎么好呢？赵老师，我说好是请你们两个的。”小枫有点急，“要不，等祺佳忙过了，咱们再去。”

“去吧，定下来的事情怎么能改呢？”

正在小枫不知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姚茉莉突然开口了：“小枫，人家赵老师都准备好了，怎么能说改就改呢？再说，樱桃时令性那么强，是等不起的，祺佳这会儿去不了，但口福还是有的，我们多给她摘些回来不是就有了，是不是赵老师？”

“对呀。”赵西迪连连点着头，又像想起什么，转过脸来问小枫，“小丁，你还没介绍你这位朋友呢，该怎么称呼？”

就这样，很自然地，话题就从祺佳身上转到了别处，接下来，姚茉莉把她的嘴皮子功夫也发挥到了极致，一路上与赵西迪说东道西，谈古论今的，小枫暗地里吁了口气，但即便是这样，她还是在无端地紧张着，到西山的时候，她的两手已微微地攥出了汗水。

姚茉莉的县长朋友姓罗，已早早地等候在山脚下。罗副县长轻车简从，只带了一个司机，登山的时候司机说脚在某天崴了一下，怕是走不了山路，罗副县长说好，那你就在车里等着吧。这样一来，实际登山的就成了四个人，也可以这么理解，是两对儿，一对是姚茉莉和罗副县长，另一对则是小枫和赵西迪了。